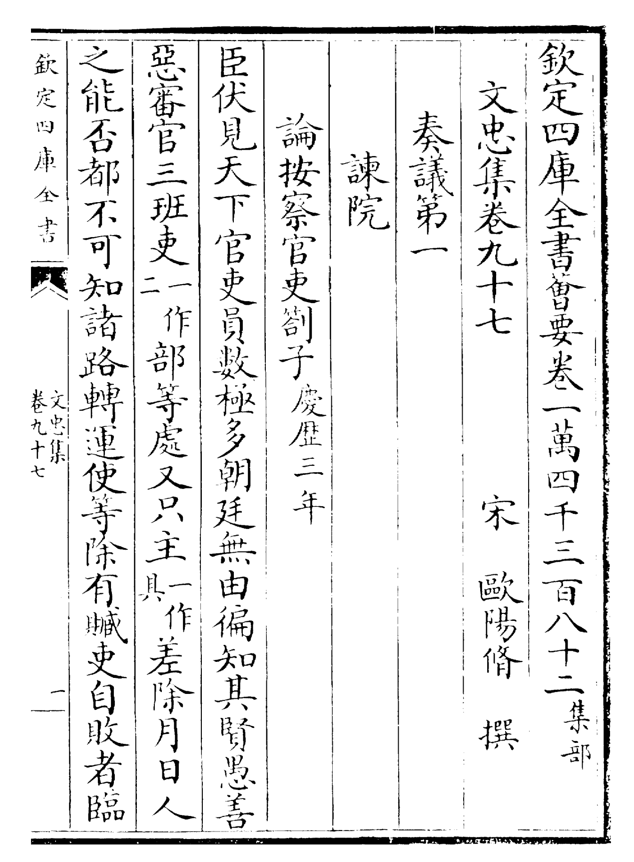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三百八十二 集部

文忠集卷九十七

宋 歐陽脩 撰

奏議第一

諫院

論按察官吏劄子 慶歷三年

臣伏見天下官吏員數極多朝廷無由偏知其賢愚善惡審官三班吏一作二部等處又只主具一作差除月日人之能否都不可知諸路轉運使等除有贓吏自敗者臨

時舉行外亦別無按察官吏之術致使年老病患者或懦弱不材者或貪殘害物者此等之人布在州縣並無黜陟因循積弊冗官一作濫者多使天下州縣不治者十有八九今兵戎未息賦役方煩百姓嗷嗷瘡痍未復救其疾苦擇吏為先臣今欲乞特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强幹廉明者為諸路按察使自來雖差安撫使緣管他事不專按察今請令進奏院各録一州官吏姓名為空行簿以授之使至州縣

徧見官吏其公廉才幹明著實狀及老病不材顯有不治之迹者皆以朱書於姓名之下其中材之人别無奇効亦不致曠敗者則以墨書之又有雖是常材能專長于一事亦以朱書别之使還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天下官吏賢愚善惡不遺一人然後别議黜陟之法如此足以澄清天下年歲之間可望至治只勞朝廷精選二十許人充使别無難行之事取進止

論乞詔諭陝西將官臣一作劄子同前

臣風聞昊賊令次人來辭意極不遜順所請之事必難盡從事既不成則元昊必須作過朝廷須合先為禦備竊慮沿邊將帥見西人入朝惟（一作準）望通好便生懈怠萬一西賊驟出忿兵擊吾弛惰則立見敗事乞速詔邊臣密諭與西賊辭未遜順必不通和之意各使先知絶其顧望早為準備庶不敗事仍慮邊將謂（一作料）朝廷此時議雖未合若後次更來必須和好因此便無討賊之志仍乞便因詔諭示以激厲之言云朝廷以昊賊罪大

意在討除令不許其和好者葢以外有爾輩在邉必望破賊成功之意使其不生退心臣見唐武宗英武之主所任宰相李德裕最號有材當時用兵征伐指揮將帥處置事宜動以詔書約束勸獎故終成功業國家用兵以來未聞以賞罰號令激動人心使其竭力者此最宜留意取進止

論元昊來人請不賜御筵劄子同前

臣竊知昊賊所遣來人將欲到闕風聞管勾使臣湏索

排備（一作比）次第甚廣及聞纔至欲賜御筵管領臣知昊賊此來意極不遜臣料朝廷必欲要其臣服方許通和若欲如此則便須有以挫之方能抑其驕慢庶可商量今若便於禮數之間過加優厚則彼必以（一作謂）我為怯知我可欺議論之間何由屈折若果能得其臣順（一作能得）其心則待議定之後稍加禮數（一作待）亦未為遲仍須杜漸防微常為挫抑之計豈可一事未成先虧國體其元昊一行來人伏乞凡事減勒無令曲加優厚若因此得其

抑挫而臣服則吾計無失如其必不臣服則免至虛虧事分取進止

論楊察請終喪制乞不奪情劄子慶歷二年

臣近見丁憂人茹孝標居父之喪來入京邑奔走權貴營求起復已為御史所彈又聞新及第進士南宮覲聞母之喪匿不行服得官娶婦然後徐歸見在法寺議罪孝標官為太常博士覲在場屋粗有名稱此二人猶如此則愚俗無知違禮犯義者何可勝數矣蓋由朝廷素

不以名教獎勵天下而禮法一隳風俗大壞竊以風化之本由上而下伏見起復龍圖閣待制楊寘曩有章奏乞終母喪而朝旨未允夫臣子之行惟孝與忠寘以文中高科官列近侍而能率勵頹俗以身為先陛下宜曲賜褒嘉遂成其志使還善化俗自寘而始豈可不通人情膠執舊弊推禄利之小恵廢人臣之大節臣謂近侍奪情本非以一作軍國之急不過循舊例示推恩而已令寘以節行自髙志在忠孝知貪冒禄利為可耻若朝廷

抑奪其情使其於身不得成美行而於母有罔極之恨豈足謂之推恩乎方今愚俗無知違犯禮義至使縶獄訟嚴刑罰而不能禁止脫有一人欲守名教而全忠孝以勵天下者又為朝廷不許則風俗之弊其咎安在伏乞早降恩旨許其終喪不獨成察之志亦以為朝廷之美取進止

論韓琦范仲淹乞賜召對事劄子 同前

臣伏見自西鄙用兵以來陛下聖心憂念每有臣寮言

及西事必皆傾心聽納令韓琦范仲淹久在陜西備諳邊事是朝廷親信委任之人況二臣才識不類常人其所見所言之事不同常式言事者陛下最宜加意訪問自二人到闕以來只是逐日與兩府隨例上殿呈奏尋常公事外有機宜大處置事並未聞有所建明陛下亦未曾特賜召對從容訪問況今西事未和邊陲必有警急兼風聞北人見在涼甸與大臣議事外邊人心憂恐伏望陛下于無事之時出御便殿特召琦等從容訪問

使其盡陳西邉事宜合如何處置令琦等數年在外一旦歸朝必有所陳但陛下未賜召問此二人亦不敢自請獨見至如兩府大臣每有邉防急事或令非時召見聚議或各令互述所見或只召一兩人對見商量此乃帝王常事祖宗之朝並亦如此不必拘守常例也取進止

論罷鄭戩四路都署劄子同前

臣伏覩勑除鄭戩知永興軍仍兼陜西都部署自聞此

命外人議論皆以為非在臣愚之實亦未便竊以兵之勝負全由處置如何臣見用兵以來累次更改或四路都置部署或分而各領一方乍合乍離各有利害惟夏竦往年所任鄭戩今日之權失策最多請試條列臣聞古之善用將者先問能將幾何令而不復問戩能將幾何直以關中數十州之廣蕃漢十萬之兵沿邊二三千里之事盡以委之此其失者一也或曰戩雖名都部署而諸路自各有將又其大事不令專制而必禀朝廷假

如邉將有大事先禀於戩又禀於朝廷朝廷議定下戩戩始下於沿邉只此一端自可敗事其失二也今大事戩既不專若小事又不由戩則部署一職止是虛名若小事一一問戩則四路去永興皆數百里其寨栅遠者千餘里使戩一一處分合宜尚有遲緩之失萬一耳目不及處置失宜則為害不細其失三也若大小事都不由戩而但使帶其權豈有數十州之廣數十萬之兵二三千里之邉事作一虛名使為無權之大將若知戩可

用則推心用之若知不可用則善罷之豈可盡闕中之大設為虛名而以不誠待人其失四也令都部署名統四路而諸將事無大小不禀可行則四路偏裨各見其將不由都帥則上下相効皆欲自專其失五也令都部署是大將反不得節制四路而逐路是都帥部將却得專制一方則委任之意大小乖殊軍法難行名體不順其失六也若知戩果不可大用但不敢直罷其職則是大臣顧人情避已怨如此作事何以弭息人言其失七

也料朝廷忽有此命必因韓琦等近自西來有此擘畫琦等身在邉陲曾為將帥豈可如此失計臣今欲乞令兩府之臣明議四路不當置都部署利害其鄭戩既不可内居永興而遥制四路則乞落其虛名只令坐鎮長安撫民臨政以為闗中之重其任所繫亦大而使四路各責其將則事一作名體皆順處置合宜今取進止

論凌景陽三人不宜與舘職奏狀慶歷五年

右臣今日竊聞凌景陽召試舘職外議皆以為非臣聞

聖主之以風化勵天下不能家至戶到但進一善人則
天下勸退一不肖則天下懼用功至簡其益極多苟賞
罰之過差繫朝廷之得失伏況自國家祖宗以來崇建
館閣本以優待賢材至於侍從之臣宰輔之器皆從此
出其選非輕如凌景陽者粗親文學本實凡庸近又聞
與在京酒店戶孫氏結婚推此一節其他可知物論喧
然共以為醜此豈足以當國家優待賢材之選又聞夏
有章魏廷堅等亦皆得旨將試館職此二人者皆有贓

污著在刑書此尤不可玷辱朝化其淩景陽今已就試

乞不與館職有章廷堅乞更不召試竊以累年以來風

教廢壞士無廉耻之節官多冒濫之稱當其積習因循

則不以為怪如欲澄清治化則宜草此風臣謂黜此三

人則天下士人當脩名節臣職在諫諍忝司耳目採是

非之公論合具條陳見選任之非人皆當論列謹具狀

奏聞伏候勑旨景陽轉一官知和州有章廷堅罷試景陽集賢晏公舉有章故相陳公舉廷堅

兩制連

狀舉

論按察官吏第二狀 同前

右臣近曾上言為天下官吏冗濫者多乞遣使分行按察昨日竊覩降勑下諸路轉運使司令兼按察使竊以轉運使自合察舉本部官吏今若特置使名更加約束則於常行之制頗為得宜必欲救弊於時則未盡善且臣初乞差按察使者蓋欲朝廷精選強明之士竊聞朝議一作廷以所選非人故不遣使令所委轉運使豈盡得人乎其間昏老病患者有之懦弱不材者有之貪贓失

職者有之此等之人自當被劾豈可更令按察其間縱有材能之吏又以幹運財賦有米鹽之繁供給軍需有星火之急既不暇遍走州縣專心察視則稽遲鹵莽不得無之故臣謂轉運使兼按察使不材者既不能舉職材者又不暇盡心徒見空文恐無實効在於事體不若專遣使人伏自兵興累年天下困弊飢荒疲瘵既無力以賑救調歛科率又無由而減省徒有愛民之意絶無施恵之方若但能逐去冗官不令貪暴選用良吏各使

撫綏惟此一事及民最切茍可為人之利何憚選使之勞況自近年累遣安撫豈於今日頓以為難令必恐三丞至郎中内難得其人即乞且依前後安撫於侍從臣寮及臺官館職中選差十數人小處路分兼察兩路其侍從臣寮仍各令自辟判官分行採訪用臣前來起請事件施行其轉運兼按察使若能精選其人亦乞著令為令後常行之制臣伏思從來臣寮非不言事朝廷非不施行患在但著空文不責實効故改更雖數號令雖

煩上下因循了無所益今必欲日新求治革弊救時則須在力行方能濟務臣所言者生民之急一有務字也天下之利也不徒略行一二分以塞言責而已伏望留意詳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再論按察官吏狀同前

右臣自初忝諫官於第一次上殿日首曾建言方今天下凋殘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濫者多乞朝廷選差按察使糾舉年老病患贓汚不材四色之人以行澄汰仍

具陳按察之法條目甚詳如臣之議蓋欲使使者四出而天下悚然知朝廷有賞善罰惡之意然後按文責實甚惡者黜有善者升中材之人盡使警勵凡臣所言者乃所以救民急病草數一作四十年蠹弊之事若非遭逢聖主鋭意求治之時上下力行之不可也柰何議者憚於作事惟樂因循秪命諸路轉運使就兼其職命出之日外論皆謂諸路之中貪贓如魏兼老病如陳杲穢惡如錢延年庸常齪齪如袁抗張可久之輩盡為轉運使

皆自是可黜之人必不能舉職臣亦再具論奏其議格而不行按察空名今遂寢廢生民蠹病日益可哀伏見陛下聖德日新憂心庶政近發手詔督勵宰輔然天下之事積弊已多如治亂絲未知頭緒欲事事更改則力未能周而煩擾難行欲漸漸整頓則困弊已極而未見速効臣謂如欲用功少為利博及民速於事切則莫若精選明幹朝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否而升黜之如臣前所陳者而後可臣聞治天下者如農夫之

治田不可一槩也萬萊蕪穢久荒之地必先力加墾闢芟除待其成田然後以時耘耨冗濫之官蕪穢天下久矣必先力行澄汰待其百職粗治然後精選有司常令糾舉令特遣之使如久荒而芟闢也轉運兼按察乃以時之耘耨者耳寛猛疾徐各有所宜也漢時刺舉唐世黜陟使考課使之類歲歲遣出祖宗朝亦有考課院葢按察升黜古今常法非是難行之異事也方今言事者多以高論見棄或以有害難行如臣所言只是選十餘

人明斡朝臣察視官吏善惡灼然有迹易見者著之簿籍朝廷詳之黜其甚者耳臣自謂於論不為甚髙為甚髙三字一作迂行之有利無害然尚慮議者未以為然謹條陳冗官利害六事以明利博効速而可行不疑伏望聖慈特賜裁擇如有可採乞早施行

一曰去冗官則民之科率十分減九

臣伏見兵興以來公私困弊者不惟賦斂繁重全由官吏為姦每或科率一物則貪殘之吏先於百

姓而刻剥老繆之吏恣其羣下之誅求朝廷得其一分姦吏取其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斯令若去此四色冗官代以循良之吏事隨便宜絶去擾擾使民專供朝廷實數科率免却州縣分外誅求故臣謂於民力十分減九也比於别圖減省細碎無益者其利博矣

二曰不材之人爲害深於贓吏

國家之法除贓吏因民告發者乃行之其他不材

之人大者壞州小者壞縣皆明知而不問臣謂凡贓吏多是強黠之人所取在於豪富或不及貧弱不材之人不能馭下雖其一身不能乞取而恣其羣下（下字一作不逞）共行誅剥更無貧富皆被其殃為害至深縱而不問故臣尤欲盡取老病繆懦者與贓吏一例黜之

三曰内外一體若外官不澄則朝廷無由致治令朝廷雖有號令之善者降出外方若落四色冗

官之手則或施設乖方不如朝廷本意反為民害或稽滯廢失全不施行而又無糾舉弃一作多作空文若外邊去却冗官盡得良吏則朝廷所下之令雖有乖錯彼亦自能回改或執奏更易終不至為大害是民之得失不獨上賴朝廷全繫官吏善惡以此而言冗官豈可不去

四曰去冗官則吏員清簡差遣通流

令天下官有定員而入仕之人無定數既不黜陟

冐濫者多差遣不行賢愚同滯毎有一闕衆人争之一作競争争得者無廉耻之風不得者騰怨嗟之口濫官之弊近古無之令若擇四色冗官去之則待闕之人可無怨滯

五曰去冗官則中材之人可使勸懼令天下官吏豈必盡是不材蓋為朝廷本無黜陟善惡不分今若見國家責實求治逐一求治逐一四字一作是求人人精别則中材之人皆自勉强不敢因循雖

有貧殘亦須斂手

六曰去冗官則不過朞月民受其賜

方今朝廷雖有愛（一作憂）念疲民之意然上下困乏必未有餘力廣惠及民若但去冗官則民受速賜蓋臣常見外處州縣每一繆官替去一能者代之不過數日民已歌謠今若盡去冗濫之吏而以能吏代之不過朞月民即（一作必）受賜此臣所謂及民速於事切者也

論禁止無名子傷毀近臣狀 同前

右臣竊見前年宋庠等出外之時京師先有無名子詩一首傳於中外尋而庠罷政事近又風聞外有小人欲中傷三司使王堯臣者復作無名子詩一篇略聞其一兩句臣自聞此詩日夕疑駭深思事理不可不言伏以陛下視聽聰明外邉事無大小無不知者竊恐此詩流傳漸廣須達聖聰臣忝為陛下耳目之官不欲小人浮謗之言上惑天聽合先論列以杜姦讒況自兵興累年

繼以災旱民財困竭國帑空虛天下安危繫於財用虛

實三司之職其任非輕近自姚仲孫罷去之後朝廷以

積年蠹弊貧虛窘乏之三司付與堯臣仰其辦事乃是

陛下委信責成之日堯臣多方展効之時臣備見從前

任人率多顧惜祿位寧可敗事於國不肯當怨於身如

堯臣者領職以來未及一月自副使以下不才者悉請

換易足見其不避嫌怨不狥人情竭力救時以身當事

今若下容讒間上不主張則不惟才智之臣無由展効

亦恐忠義之士自茲解體臣思作詩者者字亦作之人雖不知其姓名竊慮在朝之臣有名位與堯臣相類者嫉其任用故欲中傷只知爭進於一時不思沮國之大計伏自陛下罷去吕夷簡夏竦之後進用韓琦范仲淹以來天下欣然皆賀聖德君子既蒙進用小人自恐道消故共一作只喧然務騰讒口欲惑君聽欲沮好人不早絶之恐終敗事況今三司蠹弊已深四方匱乏已極堯臣必須大有更張方能集事未容展効已被謗言臣近日已聞

浮議紛然云堯臣更易官吏專權侵政令又造此詩語
揺惑羣情若不止之則今後陛下無以使人忠臣無由
事主讒言罔極自古所患若一起其漸則扇惑羣小動
揺大臣貽患朝廷何所不至伏望特降詔書戒勵臣下
敢有造作言語誣搆陰私者一切禁之及有轉相傳誦
則必推究其所來重行朝典所貴禁止讒巧保全善人
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勑出賞錢官爵購捉是時上欲更改朝政小人不便造作言語
動揺及勑榜
出自此遂絶

文忠集卷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三百八十三 集部

文忠集卷九十八

宋 歐陽脩 撰

奏議第二

諫院

論沂州軍賊王倫事宜劄子 慶歷三年

臣近聞沂州軍賊王倫等殺却忠佐朱進打刼沂密海揚泗楚等州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横行淮海如履無人比至髙郵軍已及二三百人皆面刺天降聖捷指揮字

號其王倫仍衣黃衫據其所為豈是常賊驟聞可駭深思可憂臣竊見自古國家禍亂皆因兵革先興而盜賊繼起遂至橫流後漢隋唐之事可以為鑑國家自初兵興必知須有盜賊便合先事為備而謀國之臣昧於先見致近年盜賊縱橫不能撲滅未形之事雖或有所不及已兆之患豈可因循不為臣遍思天下州軍無一處有備假令王倫等周遊江海之上驅集罪人徒衆漸多南越閩廣而斷大嶺西走巴峽以窺兩蜀所在空然誰

能禦之一作制禦若不多為方略竊恐未可剪除而朝廷之臣尚若常事不過差一兩人使臣領兵捕捉此外更無處置竊以去患宜速防禍在微伏望陛下深懼禍端督責宰輔早為擘畫速務剪除臣亦有短見數事謹具條列以備萬一

一乞訪尋被殺朱進或有兒男便與一官令其捕賊以復父讎仍許令乘驛隨逐一作處指射兵士隨行

一竊知王倫在沂密間只有四五十人及至高郵已

二三百人皆是平民被其驅脅欲乞除軍賊不赦
外特赦驅脅之人先與安慰其家各令家人以書
招諭有能殺軍賊脫身自歸者等第重與酬賞可
使自相疑貳壞散党徒
一竊慮江淮諸處先有盜賊漸與王倫合勢則党徒
轉熾卒難剪滅欲乞指揮募諸處未獲盜賊有能
謀殺軍賊者亦等第重行酬奬可使賊心自疑徒

一乞出榜招募諸處下第舉人及山林隱士負犯流落之人有能以身入賊筭殺首領及設計誤賊陷於可敗之地者重與酬奬所貴兇黨懷疑不肯招延無賴之人以為謀主

一竊見朝廷雖差使臣領兵追捕而兇賊已遍刼江淮深慮趕趂（一作追趕）不及徒黨漸多欲乞特差中使馳騎先計會沿江淮諸路州軍會合巡檢縣尉預先等截續發禁兵隨後追逐所貴不致走透

右臣所陳五事伏乞詳擇施行外有先被王倫脅從人等首身者百餘人其中有當與酬賞及合行分配者乞早賜施行用安反側謹具狀奏聞

論王舉正范仲淹等劄子慶歷三年

臣伏見朝廷擢用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萬口懽呼皆謂陛下得人矣然韓琦禀性忠鯁遇事不避若在樞府必能舉職不須更藉仲淹如仲淹者素有大材天下之人皆許其有宰輔之業外議皆謂在朝之臣忌仲淹

材名者甚衆陛下既能不惑衆説出於獨斷而用之是深知其可用矣可惜不令一有居字大用盖樞府只掌兵戎中書乃是天下根本萬事無不總治伏望陛下且令韓琦佐樞府移仲淹於中書使得參預大政況今參知政事王舉正最號不材久居柄用柔懦不能曉事緘默無所建明且可罷之以避賢路或未欲罷亦可且令與仲淹對換當今四方多事二虜交侵正是急於用人之際凡不堪大用者去之乃叶天下公論不必待其作過亦

不須俟其自退也況若令與仲淹對換則於舉正不離兩府全無所損伏望陛下思國家安危大計不必顧惜不材之人使妨占賢路如允臣所請即乞留中特出聖斷指揮或尚未欲施行即乞降付中書令舉正自量材業優劣何如仲淹若實不如即須自求引避以副中外公議取進止

論趙振不可將兵劄子同前

臣風聞河東近日累奏事宜探得昊賊點集兵馬伏緣

昨來張延壽議和之際尚有朝廷未許事節深慮狂賊因忿出兵即三路邊防皆合設備伏見河東都部署明鎬雖是材臣未諳戰陣副部署趙振人品庸劣全不知兵只是好交結沽買聲譽所以不因功業擢至將帥前在延州遂至敗誤雖行責降不及朞年却授兵權全無報効其人少壯尚不堪用令又年老病患全然不堪戰鬬一旦臨事必誤國家臣聞將者國之司命令陛下安危之機繫於將帥而河東一路無一戰將只有趙振老

病一人而已細思此事大可寒心苟有誤事憂在朝廷其趙振伏乞速下本路體量如或實老病不任即乞罷歸散秩别委將臣竊以河東一路兵馬極多豈是畜養病將之處西北二虜為患如此亦非趙振可當若使臨事敗誤悔恐不及伏望聖慈深思大計無惜一老病敗事之人取進止

再論王倫事宜劄子同前

臣竊見近日四方盜賊漸多凶鋒漸熾撲滅漸難皆由

國家素無禦備官吏不畏賞罰臣謂夷狄者皮膚之患尚可治盜賊者腹心之疾深可憂而朝廷弛緩終未留意每遇有一火賊則臨事驚駭倉皇旋發兵馬終不思經久禦賊之計只如王倫者今若幸而剪撲則其殺害人民為患已廣如更未能剪撲使其據城邑則禍患不細矣臣數日前已有奏論只是條列指捉王倫一火事宜至如池州解州南京鄧州諸處强賊甚多今後亦須禁絶其端不可更令頻有臣欲乞陛下特勑兩府大臣

議定經制臣亦有短見數事備列如後

一臣竊見一作知王倫所過楚泰等州知縣縣尉廵檢等並不鬬敵却赴王倫茶酒致被奪却衣甲葢由法令不峻無所畏稟官吏見一作知朝廷寛仁必不深罪而賊黨兇虐時下可懼寜是畏賊不畏朝法臣今欲乞凡王倫所過州縣奪却衣甲處官吏並與追官勒停其廵檢仍先除名令白身從軍自効俟賊破日却議叙用仍令後用此為例

一外處知州本號郡將都監監押只管在城廵檢若賊入城不能擒捕則設之何用臣欲乞應有不能禦備致賊人入城打刼不尋時鬭敵致全火走透者知州亦特勒停都監監押除名白身從軍自効能獲賊則議敘用

一臣見諸處有賊多是自京師別差使臣兵馬捉殺則本地分元置都監廵檢縣尉等設之何用每有些小盜賊不獲又無深責稍似強賊則別差人捉殺如此可以推避因循臣欲乞若朝廷別差人捉

獲則本地分巡檢縣尉仍坐全不獲賊之罪及從初不切收捕致走透他處及潰散後别地分巡檢縣尉捉獲者元出賊處官吏不得與破全火批書

一竊見諸處縣尉多是新及第少年儒生怯懦往往不能捉賊虛令陷罪臣今欲乞下銓司詳議選擇縣尉之格以武勇人材堪充者充仍重定賞罰之法其若一作見今有新及第少年怯懦者委諸路按察使先次舉奏替換

一臣竊見自來所差廵檢兵士多不能捕賊反與州縣為患臣今欲乞自朝廷選募使臣令使臣自選募兵卒不拘廂禁軍令所在州軍指名抽射仍重立賞罰之法

論蘇紳姦邪不宜侍從劄子同前

臣昨日竊聞勅除太常博士馬端為監察御史中外聞之莫不驚駭端為性險巧本非正人往年常發其母隂事母坐杖脊端為人子不能以禮法防其家陷其母於

過惡又不能容隐使毋被刑理合蒙蓋負恨終身不齒官聯豈可更為天子法官臣不知朝廷何故如此用人縱使天下全無好人亦當虛此一位不可使端居之况剛明方正之士不少臣求其故蓋是從初不合令蘇紳舉人紳之姦邪天下共惡視正人端士（一作端人正士）如仇讎惟與小人氣類相合宜其所舉如此也端之醜惡人誰不知而紳（一作鞦）敢欺罔朝廷者獨謂陛下不知耳此一事尚敢欺罔（一作惑）人主其餘譏毀忠良以是為非之說

其可信乎其馬端乞伏追寢成命蘇紳受詔舉此醜惡之人罔上欺下亦乞坐此黜外任不可更令為人主侍從取進止

論乞令百官議事劄子同前

臣伏見祖宗時猶有漢唐之法凡有軍國大事及大一作不決刑獄皆集百官參議蓋聖人慎於臨事不敢專任獨見欲採天下公論擇其所長以助不逮之意也方今朝廷議事之體與祖宗之意相背每有大事秘不使人知

之惟小事可以自决者却送兩制定議兩制知非急務故忽略拖延動經年歲其中時有一兩事體大者亦與小事一例忽之至於大事秘而不宣此尤不便當處事之始雖侍從之列一作例皆不與聞已行之後事須彰布縱有乖誤却欲論列則追之不及况外廷百官疎遠者雖欲有言陛下豈得而用哉所以兵興數年西北二方累有事宜處置多繆者皆由大臣自無謀慮而杜塞衆見也臣今欲乞凡有軍國大事度外廷須知而不可祕

密者如北虜去年有請合從與不合從西戎今歲求和當許與不當許凡如此事之類皆下百官廷議隨其所見同異各令署狀而陛下擇其長者而行之不惟慎重大事廣採衆見兼又於庶官寒賤疎遠人中時因議論可見其髙材敏識者國家得以用之若百官都無所長則自用廟堂之議至於小事並乞只令兩府自定其錢穀合要見本末則召三司官吏至兩府討尋供析而使大臣自擇至於禮法亦可召禮官法官詢問如此則事

之大小各得其體如允臣所請且乞將西戎請和一事先集百官廷議取進止

論諫院宜知外事劄子同前

臣竊聞近日為軍賊王倫事江淮州軍頻有奏報朝廷不欲人知召進奏官等於樞密院責狀不令漏泄指揮甚嚴不知此事出於聖旨或只是兩府大臣意欲如此以臣料之為近日言賊事者多朝廷欲人不知以塞言路耳臣謂方今多事之際雖有獨見之明尚須博採善

謀以求衆助豈可聾瞽羣聽杜塞人口況朝廷處事未必盡能合宜臣下獻忠未必全無可採至如王倫驅殺士民攻刼州縣江淮之上千里驚搔事已若斯何由掩蓋當今列辟之士極有憂國之人欲為人主獻言常患聞事不的況臺諫之官尤一作元是本職凡有論列貴在事初善則開端惡則杜漸言於未發庶易回改今事無大小常患後時或號令已行或事迹已布縱欲論救多不能及若更秘密不使聞知則言事之臣何由獻說臣

今欲乞指揮進奏院凡有事非實封者不須祕密臣因此更有起請事件畫一如後

一竊見御史臺見有進奏官逐日專供報狀欲乞依御史臺例選差進奏官一人凡有外方奏事及朝廷詔令除改並限當日内報諫院

一竊見唐制諫臣為供奉之官常在天子仗内朝廷密議皆得聞之今雖未曾恢復舊制欲乞凡遇朝廷有大處置四方奏報事非常程及諫官風聞事

未得實者並許詣兩府請問庶知審實得以論列

右件二事如允臣所請乞降指揮施行取進止

論河北守備事宜劄子同前

臣伏見朝廷方遣使與西賊議通和之約近日竊聞邊臣頻得北界文字來問西夏約和了與未了苟實如此事深可憂臣以謂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敵縱使無此文字終須貽患朝廷契丹通好僅四十年無有纖介之隙而輙萌姦計妄有請求竊以敵人之性進退不

常遇强則服見弱便欺見我無謀動皆屈就謂我為弱

知我可易一作欺故添以金繒未滿其志更邀名分抑使

必從無事而來尚猶如此若更因西事攪以為功别有

過求將何塞請此天下之人無愚與智共為朝廷寒心

者也今若果有文字來督通和之事則臣謂北敵狂計

其迹已萌不和則詰我違言既和則論功責報不出年

歲恐須動作茍難曲就必至交兵至於選將練師既難

卒辨禦戎制勝當在機先一有然字臣竊怪在朝之臣尚偷

安静自河以北絶無處置因循弛慢誰復挂心豈可待
北使在廷冦兵壓境然後計無所出空務張皇而已哉
今國家必謂兩意雖乖尚牽盟誓邉防處置未敢張皇
以臣思之莫若精選材臣付與邉郡使其各圖禦備寇
務脩完此最為得也况今邉防處置百事乖方惟有擇
人最為首務今北邉要害州軍不過十有餘處於文武
臣寮中選擇十餘人不為難得各以一州付之使其各
得便宜如理家事完城壘訓兵戎習山川蓄粮食凡百

自辨不煩朝廷經度以兹預備尚可枝梧至如鎮定一路最為要害張存昔在延州以不了事罷去今乃委以鎮府王克基凡庸輕巧非將臣之材而任定州其餘州郡多匪其人臣欲乞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取見在邊郡守臣可以禦敵捍城訓兵待戰者留之其餘中常之材不堪邊任者悉行換易若（一有使字）秋風漸勁虜釁（一作隙）有端陛下試思邊鄙之臣誰堪力戰朝廷之將誰可出師當臣初授諫職之時見朝廷進退大臣陛下鋭意求治

必謂羣臣自此震慴百事自此脩舉西北二事最為大者自當處置不待人言及就職以來已數十日而政令之出漸循舊弊惟言事之臣拾遺補闕者勉强施行其一二至如講大利害正大紀綱外制四夷内紓百姓凡廟堂帷幄之謀未有一事施行於外者臣忝司諫諍豈敢不言伏望陛下不忘社稷之深恥無使夷狄之交侵駿發天威督勵臣下仍伏一作乞詢問兩府大臣西鄙和與不和能保弃丹别無辭説否茍有所説能以廟謀奇

筭沮止之否苟無謀以止之則練兵選將備邉待寇賊至而後圖能不敗事否臣願陛下勿謂去歲六符之來可以賄觧令而有請則事難從矣勿謂累年西賊為患習以為常若此事一動則天下揺矣臣所言者社稷之大計也願陛下留意而行取進止

論軍中選將劄子同前

臣伏見國家自西鄙用兵累經敗失京師勁卒多在征行禁衛諸軍全然寡少又無將帥以備爪牙方今為國

計者但務外憂夷狄專意邉陲殊不思根本内虚朝廷勢弱萬一有事一作事有萬一無以枝梧今軍帥暗懦非其人禁兵驕惰不可用此朝廷自以為患不待臣言而可知也臣亦歴考前世有國之君多於無事之際恃安忘危備患不謹使禍起倉卒而致敗亡者有矣然未有於用兵之時而反忘武備如今日者兵法曰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今外以李昭亮王克基輩當契丹内以曹琮李用和等衛天子如當今之事勢而以民之司

命國之安危繫此數人安得不取笑四夷遭其輕侮臣謂去歲契丹忽興窺伺今年元昊妄有請求若使朝廷有一二人中材之將叩頭効死奮身請戰誓雪君耻少增國威則戎狄未敢侵凌朝廷未至屈辱奈何自中及外都無一人既無可恃以力争遂至甘心於自弱夫天下至廣遂無一人者非真無人也但求之不勤不至耳臣伏思自用兵以來朝廷求將之法不過命近臣舉朝士換武官及選試班行方略等人而已近臣所舉不過

俗吏材幹之士班行所選乃是弓馬一夫之勇至於方略之人尤為乖濫試中者僅堪借職縣尉參軍齎挽而已於此求將而欲捍當今之患此所以困天下而敗於夷狄者也臣不知朝廷以此數事為求將之術果一作取悔是乎果非乎以為是則所得何人知其非則盍思改革又不知朝廷以將為易得乎為難得乎為易得則數歲未見一人知其難得則當多方用意早思求擇俟其臨患何可得乎伏望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別議求將之法

盡去尋常之格以求非常之人苟非不次以用人難弭當今之大患臣亦常有愚見久欲條陳若必講求庶可參用臣伏見唐及五代至乎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陣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如西鄙用兵以來武將稍可稱者往往出於軍中臣故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試略言求將之法謹條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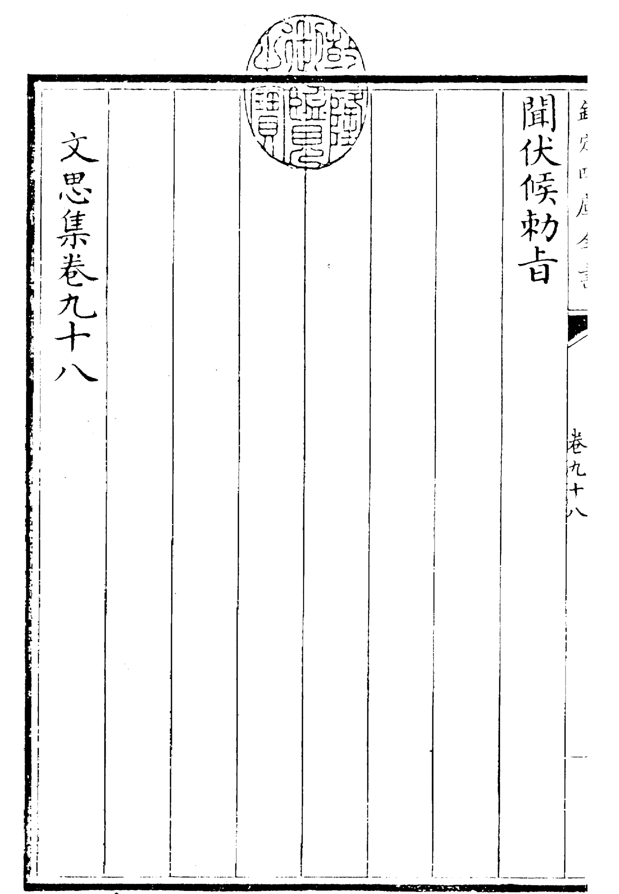
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一作仗因其伎同者每百人團為一隊

而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隊將此一人伎勇實能服其百人矣以為百人之將可也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裨將此一人之伎勇實能服其千人矣以為千人之將可也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夫伎勇出千人之上而難為勝矣則當擇一作較其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大將此一人之伎

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粗知變通因擇智謀之佐以輔之以為萬人之將可也幸而有伎勇不足而材識出乎萬人之外者此不世之奇將非常格之所求也臣所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者此也誠能如此得五七萬兵隨而又得萬人之將五七人下至千人百人之將皆自足然後别立軍名而為階級之制每萬人為一軍以備宿衛有事則行師出征無事則坐威天下比夫以豐衣厚禄養驕惰無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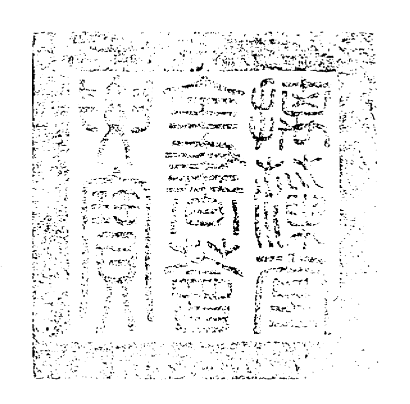
之卒而遞遷次補至於校帥皆是凡愚暗懦之人得失相萬矣若臣之說果可施行俟成一軍則代舊禁兵萬人散出之使就食於外新置之兵便制其始稍增舊給不一作勿使大優常役其力不令驕惰比及新兵成立舊兵出盡則京師減冗費得精兵此之為利又遠矣

右臣所陳只是選勇將訓衛兵之一法耳如捍邉破賊奇才異略之人不可謂無伏乞早賜留意精求謹具奏



聞伏候勅旨

文思集卷九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布旦
謄録監生臣謝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九十九至一百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九十九

宋 歐陽脩 撰

奏議第三

諫院

論郭承祐不可將兵狀 慶歴三年

右臣伏聞朝旨用郭承祐為鎮定部署臣自聞此除改夙夜思維一作竊見朝廷以郭承祐為鎮定州總管事關利害臣職當言國家用兵已五六年未有纖毫所得挫盡朝廷威勢困却天下生靈

細一作深思厥由其失安在患在朝廷拘守常例不肯越次擇材心知小一作非人付以重一作要任後雖敗事亦終不悔今每有除擬一作差不當人或問於大臣則曰雖知非材捨此別無人一有矣字甚者欲塞人言則必曰爾試別思更有誰可用乎一作者臣亦常聞此言每退而歎息夫所謂別無人者豈是天下真無人乎蓋不力一作肯求之耳今不肯勞心一無二字選一作揀擇越一作不次而用一有而字但守常循例輕用小人寧誤大計一誤不一作一悔後又復然

至如葛懷敏項在西邉天下皆知其不可當時議者但曰搢懷敏一有則字别未有人難為换易一無此四字及其戰敗身亡横屍原野懷敏既不復生亦須别求一作須有别人用臣謂二字一作且令日任一作用承祐亦猶當時用懷敏也况如一無如字承祐者凡庸一無二字奴隷之才不及懷敏遠甚項在澶州只令一有營字築一有州字城幾至生變豈可當此一路一作道臣謂朝廷一作天下非不知承祐非材議者不過曰例當叙進别更無人此乃因循之説耳方今黠一作醜虜狂

誤禍端已兆中外之士（一無二字）見國家輕忽戎患弛武比方人皆獻言願早為備忽見如此除改誰不驚憂前者劉六符之（一作暫）來（一有便使二字）朝廷忍耻就議盖謂河朔無可自（一作素無可）恃難與速（一作力）爭須知屈意苟和少寬禍患今幸得此自紓之計所宜多方汲汲（一無二字）精意（一作選）將臣先為禦（一作預）備猶恐不及豈是因循守例輕任（一作用）小人之日也（一無也字）其郭承祐欲乞早移與一不用兵處知州或召還別與一閑慢職秩若欲錄其勤（一作勳）舊

優其戚里之恩閒官厚禄足可養之不必須令居此要任伏願陛下深思大計不憚改為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伴劄子同前

臣風一作竊聞朝旨一作廷欲以殿中丞任顓管領元昊遣來一行人等一本此十字只作管待西人臣竊知元昊此來全無好意一無此四字不一作未肯稱臣一有又字索物太多其志不小一作少乃是欲以强相廹脅爾一無此九字朝廷既一作必不能從則待其來人凡事不可過分至於禮數厚薄賜與多少

雖云小事不足較量然於事體之間所繫者大凡兵交之使來入（一無入字）大國必須窺伺將相勇怯覘察國家強弱若（一作如）見朝廷威怒未息（一作回）事勢（一作意）未削則必內憂斬戮次恐拘留（一本此十二字只作莫測必有斬使出兵之懼拘囚在館之憂）使其偶得生歸自為大幸則我弱形未露壯論可持今若便損國威過加厚禮先為自弱長彼驕心使其知我可欺則議論愈（一作論事恐益）難合矣必若成就其事尤須鎮重為先況其議必不成可惜空損事體前次元昊來人至

少朝廷只差（一作以）一班行（一有人字）待之今來漸多遂差朝士若其後次（一無次字）來者漸（一作更）盛則必須差近侍矣是彼（一本彼字作令賊）轉自強我轉自弱（一有矣字）況聞邵良佐昨來往彼僅免屈辱而還則彼雖戎（一作夷）狄不謂無謀今其來人必須極騁強辭以圖相勝若能（一無能字）先薄其禮以折之亦挫賊（一作廟謀）之一端也其元昊來人欲乞更不差官管領送置驛中不須急問（一本其字下廿一字止作宜罷館待而比於前次更可減損）至於監視餽犒（一作館待）傳道語言一了（一作幹）事班行

足（一作可）矣臣料今國家若不能曲從其意即（一本無此十字）雖尊寵（一無寵字）來人厚加禮遇（一本人字下四字作而不從其請則）元昊不免出兵（一無此二字）攻寇（一有邊鄙字）逞（一作肆）彼忿心等是不和何必自虧事（一作國）體不若急脩（一作速嚴）邊備以圖勝筭（一作廟勝）取進止（三字一作惟陛下留意）

論元昊不可稱吾祖劄子（同前）

臣伏見如定等來西賊欲稱吾祖嚮聞朝議已不許之今日風聞議却未定不知虛的深切驚憂且吾祖兩字

是何等語便當拒絶理在不疑安有未定之說哉夫吾者我也祖者俗所謂翁也今匹夫臣庶尚不肯妄呼人為父若欲許其稱此號則今後詔書湏呼吾祖是欲使朝廷呼蕃賊為我翁矣不知何人敢開此口且蕃賊撰此名號之時故欲侮翫中國而已今若得其稱臣則此二字尤湏論辨令自元昊以下名稱官號皆用夷狄若蕃語兀卒華言吾祖則今賊中每事自用夷禮安得惟於此號獨用華言而不稱兀卒且彼於我稱臣而使我

呼為祖於禮非便故當以此折之可也朝廷自有西事以來處置乖方取笑於人者多矣未有如此一事最可笑也竊慮小人妄有議論伏乞拒而不聽取進止

論乞廷議元昊通和事狀 同前

右臣近有奏論今後軍國大事不須秘密請集百官廷議近聞(以上一作伏見)元昊再遣使人將至闕下(一無下字)和之與否決在此行竊計廟謨合思成筭臣謂此最大事也天下安危繫之令公卿士大夫愛君憂國者人人各為陛

下深思極遠一作慮惟恐廟堂之失策遂落夷狄之姦謀衆口云云一作紛紛各有論議一曰天下困矣不和則力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紓患一曰羌夷險詐雖和而不敢罷兵則與不和無異是空包一作抱屈就之羞全無紓患之實一曰自屈志一無此三字講和之後一有不過欲字退而休息練兵訓卒一作訓兵選將以為後圖然此亦必不能者只以河朔一有料字之事可知蓋慮纔和之後便忘發憤因循弛廢一作廢弛為患轉深一曰縱使元昊復一作稱臣一有而字西邉減

費不弛武備不忘後圖然猶有大可憂者北戎將一作必攬通和之事以為已功過有邀求遂興兵甲是暫息小患於關西復生大患於河北臣忝為耳目之官見國有大事旁採外一作衆論所聞如此異同然大抵皆謂就和則難不和則易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然臣又不知朝廷之意其議云何臣見漢唐故事一有祖宗舊制大事必須廷一作集議蓋以朝廷示廣大不欲自狹謀臣思公共不敢自強故舉事多臧衆心皆服伏思國家自興兵以來常

祕大事初欲隱藏護惜不使人知及其處置乖違豈能掩蔽臣謂莫若採大公之議收衆善之謀待其都無所長四字一作所言無可採自用廟謀一有固亦未晚其元昊請和一事伏乞二字一作請於使人未至之前一有先字集百官廷議臣只自朝夕以來諸處詢訪已聞衆說如此若使並集於廷各陳所見必有長策以裨萬一一有惟陛下裁幸無下九字謹具狀

奏聞伏候勅旨

論西賊議和利害狀同前

右臣伏自一作見如定等到京以來竊聞朝議不許賊稱吾祖必欲令其稱臣然後許和此乃國家大計廟堂得策蓋由陛下至聖至明不苟目前之事能慮鄉去之憂斷自宸衷決定大議然數日來風聞頗有無識之人妄陳愚見不思遠患欲急就和臣雖知必不能上惑聖聰然亦慮萬一少生疑沮則必壞已成之計臣職在言責理合辨明伏自西賊請和以來衆議頗有異同多謂朝廷若許賊不稱臣則慮北戎別索中國名分此誠大患

然臣猶謂縱使賊肯稱臣則北戎尚有邀功責報之患是臣與不臣皆有後害如不得已則臣而通好猶勝不臣然於後患不免也此有識之士憂國之人所以不願急和者也今若不許通和不過懼賊來寇耳且數年西兵遭賊而敗非是賊能善戰蓋由我自繆謀令如遣范仲淹處置邊防稍不失所一有則字賊之勝負尚未可知以彼驕兵當吾整旅使我因而獲勝則善不可加但得兩不相傷亦已一作足挫賊銳氣縱仲淹不幸小敗亦所失

不至如前後之繆謀一作戰是比於通和之後別有大患則所損猶少此善筭之士見遠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不懼未和也臣謂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曰不忠於陛下者欲急和二曰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曰姦邪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懦將欲急和五曰陝西之民欲急和自用兵以來居廟堂者勞於斡運在邉鄙者勞於戎事若有避此勤勞苟欲陛下屈節就和而自偷目下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此臣所謂不

忠之臣欲急和者也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此臣所謂無識之人欲急和者也自兵興以來陛下憂勤庶政令小人但欲茍和之後寛陛下以太平無事而望聖心怠於庶政一作事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大抵古今人主憂勤小人所不願也此臣所謂姦邪之人欲急和也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但謂賊來常敗此臣所謂懦將疲兵欲急和也此四者皆不足聽也惟西民困乏意必望和請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

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深戒有司寬其力役可也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望聖慈絕而不聽使大議不沮而善筭有成則社稷之福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乞不遣張子奭使元昊劄子 同前

臣竊聞昊賊來人議論數日全無遜順之意朝廷又欲遣張子奭復往賊中仍聞且只一有令字在延州伺候賊意待其來迎方敢前進不知果有如此議否若實有之大為不便臣謂方今兩議未決正是各爭名分之時尤不

可自虧事體元昊既見朝廷議論不合必料邉防須為準備其偽以好辭來迎子奭使我望和而少弛然後不意以出一作出不意以攻子奭或被拘留或遭虐害以為中國萬世之辱則悔何及焉雖不如此使子奭端坐延州不來省問欲歸則又慮來迎久待則寂然無報進退不得何耻如之盖元昊已與中國二次商量必知難合子奭之往又别無議論未盡之事彼一有必字不急求相見則於臣二說慮有一焉臣不知朝廷以昊賊為可臣乎不可

乎若有可臣則自當以重兵壓境仍選忠厚知謀之士直入賊中說令臣服如其不可則何必遣人或但欲遷延歲月不拒絕之則只當因如定之回賜以甘言許其厚賂諭以若能遜順則使通意邊臣俟得其實然後定議乃是未絕其來之意也不可令天子使臣待賊命而進退萬一遭其拒絕或被拘執則於事無益空損國威為今計者不若速遣范仲淹嚴備邊境徐放如定等還當自為謀以求勝筭取進止

論乞不受呂紹寧所進羨餘錢劄子同前

臣風聞轉運使呂紹寧纔至淮南便進見錢十萬貫不知是果一作否臣見兵興以來天下困弊者非獨備邉之費半由官吏壞之今三司自為闕錢累於東南𠞰刷及以穀帛回易則南方庫藏豈有剩錢閭里編民必無藏鏹故淮甸近歲號為錢荒不知紹寧纔至淮南用何術於何處得此錢以進若將官庫錢上進則逐州合使錢處甚多必致闕乏若於民間科率則人力豈任且十萬

緡錢國家得之所益至微外處取之為害不細往年李定王逵（逵一作達）輩皆刻剥疲民進奉至今南方嗟怨況今年江淮王倫大（三字一作諸路自）警刼後繼以蝗旱為孽民間困窘尤要撫存而紹寧欺罔朝廷妄有進獻伏乞特降指揮下别路選差一精强官將淮南一路見管錢帛磨勘大數取見紹寧所進何處得來茍涉欺妄乞賜重行朝典其所進錢伏乞聖慈拒而不受以彰朝廷均邺外方防禦姦吏刻剥之意取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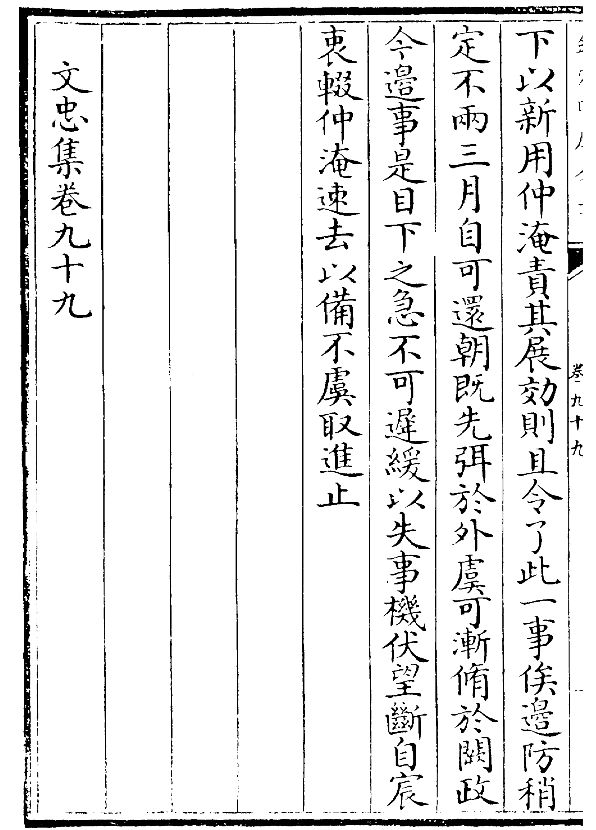
論孫抃不可使契丹劄子慶歷三年

臣伏見差孫抃等充契丹人使臣謂朝廷新遭契丹侮慢陵辱之後必能發憤每事挂心凡在機宜合慎措置及見抃等被選乃知忘忽慮患依舊因循今西賊議和事連北敵中間屢牒邉郡來問西事了與未了今專使到彼必先問及應對之際動關利害一言苟失為患非輕豈可四人之中令抃先往抃本蜀人語音訛謬又其為性靜黙自安軍國之謀未甞與議凡關機事多不諳

詳臣聞古者遣使最號難才不受以辭許其專對蓋取其臨事而敏應卒一作變無窮今祚既不可預告以言則將何以應卒苟一跡脫取笑四夷其孫祚欲乞不令出使或恐中書不能逆祚人情尚執一作守前議即乞别令一人言語分明稍知朝廷事者先往貴不誤事且彼國君臣頗為强黠中國常落其計不可不知今欲雪前耻雖知未能其如後患豈可不慮伏望聖慈早令兩府别議取進止

論范仲淹宣慰陝西劄子同前

臣風聞如定等不乆放還竊縁此來議論必未諧和須慮驕賊猖狂忿兵攻寇凡關邉備正要枝梧伏覩朝旨已差范仲淹田況等為宣撫使今日風聞韓琦以仲淹已作参政欲自請行不知是否以臣愚見不若且遣仲淹速去琦與仲淹皆是國家委任之臣材識俱堪信用然仲淹於陝西軍民恩信尤為衆所推伏令若仲淹外捍寇兵而琦居中應副必能共濟大事庶免後艱若陛



下以新用仲淹責其展効則且令了此一事俟邊防稍定不兩三月自可還朝既先弭於外虞可漸脩於閫政令邊事是目下之急不可遲緩以失事機伏望斷自宸衷輟仲淹速去以備不虞取進止

文忠集卷九十九

文忠集卷一百

宋 歐陽脩 撰

奏議第四

諫院

論京西賊事劄子慶歷三年

臣竊聞近日張海郭貌山與范三等賊勢相合轉更猖狂諸處奏報日夕不絶伏惟聖慮必極憂勞不聞朝謀有何處置臣竊見朝廷作事常有後時之失又無慮遠

之謀患到目前方始倉忙而失措事纔過後已却弛慢
而因循昨王倫暴起京東轉攻淮甸横行千里旁若無
人既於外處無兵須自京師發卒孫惟忠等未離都下
而王倫已至和州矣頼其天幸偶自敗亡然而驅殺軍
民焚燒城市瘡痍塗炭毒徧生靈此州郡素無守備而
旋發追兵誤事後時之之字一作皆有明驗臣謂朝廷因此必
悔前非須有改更以防後患而自王倫敗後居兩府者
了無擘畫有上言者又不施行上下拖延日過一日遂

至張海郭貌山等又起京西攻刼州縣橫行肆毒更甚王倫依前外處無兵又自京師發卒臣聞張海是李宗火內惡賊郭貌山在商山已及十年其驍勇兇姦不比王倫偶起之賊縱使官兵追及亦其勝負未知天下之憂恐自此始臣亦知近日臣寮上言賊事者甚衆竊慮兩府進呈文字之時必須奏言已差使臣選兵追捕將此拙計便為廟謀上寛聖懷苟自塞責張海等二百餘人盡有甲馬日行一二百里馬力困乏則弃別奪民間

生馬乘騎竊料官兵必難追逐縱使追兵能及生靈已受其殃此度賊雖能平後患豈可不慮以令四方盜起所在各要隄防則臣前所言禦賊四事之中州縣置兵最為急務伏望陛下憫此生民見受屠戮之苦不聽迂儒遲緩誤事之言其州縣置兵事件富弼已有起請伏乞決於宸意速與施行取進止

再論置兵禦賊劄子 同前

臣近為張海等賊勢猖狂曾上言禦賊四事內一件州

縣置兵為備風聞朝議已依富弼起請施行其餘三事一乞選捕盜官二乞定賞罰新法三乞按察老病貪贓之官此三事至今未聞擬議臣伏見去年朝廷於諸道州府招宣毅兵士及添置鄉兵弓手當時擾擾次第不小本要為州縣禦賊之備及一旦王倫張海等相繼而起京東淮南江南陝西京西五六路二三十州軍數千里内殺人放火肆意横行入州入縣如入無人之境則去年所置宣毅兵鄉兵弓手等盡皆何在無一處州縣

得力者蓋由官吏不得其人賞罰無法而所置宣毅鄉兵弓手皆不一作無堪使用一作者所以張皇擾攘空有為備之名而無為備之用令朝廷雖依富弼起請令州郡置兵若不先擇官吏嚴立法令則依前置得不堪使用之兵空有其名終不濟事故臣謂必欲州郡置得精兵則須採臣所陳三事一一施行方可集事其州縣官吏誤事臣請試言西京一兩處則其他可知郢州知州王昌運老病腰脚行動不得每日令二人扶出坐衙三年

之内州政大壞臨替得一比部員外郎劉依交代其劉依亦是七十餘歲昏昧不堪昨在滑州寄居臣為通判三四度來看臣每度問臣云中書有一個王叅政名甚如此不知人事陛下試思如此等人能為國家置兵禦賊乎今汝州知州鮑亞之是三司以不才柬退者鄧州知州朱文郁是轉運使中不材選退者二人老懦不才如此等人能為國家置兵禦賊乎陛下欲知全盛之世盜賊便敢如此者盖為處處官吏非人故臣前後累言

乞按察冗濫之官者盖爲恐有此事也兩府之議不肯於無事之時先爲禦備直待打破一州方議換知州打破一縣方議換縣令其餘未經打破州縣一任老病貪繆之官壞之臣謂是大臣不敢以身當怨之過也令天下生民獲安樂則皆須上感陛下聖德若其父子殺戮離散不安則亦必歸怨陛下令大臣不肯澄汰盖避百十人官吏怨其身寧使百萬蒼生塗炭而怨國家今盜賊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天下禍患豈可不憂

伏望聖明（一作慈）特出睿斷如必行州郡置兵之法則先須慎擇官吏免致虛爲搔擾反更害民臣前後三次乞按官吏况國家自來每有災傷路分累曾遣使安撫豈於今日視民如此塗炭頓以遣使爲難願陛下力主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盜賊事宜劄子（同前）

臣近因軍賊王倫等事累有論奏爲見天下空虛全無武備指陳後漢隋唐亡國之鑒皆因兵革先興而盜賊

繼起不能撲滅遂至横流又見國家綱紀隳頽法一作政令寛弛賞罰不立善惡不分體弱勢危可憂可懼欲乞朝廷講求禦盜之術峻行責下之法無聞搢紳之内憂國者多日有封章皆論賊事臣但謂朝廷見已形之患聞衆多之言必動於心畧知恐懼及聞樞密院戒勵進奏官不使外人知事方認兩府猒苦獻言之人又見自和州奏破王倫之後更不講求禦賊之策又認上下已有偷安之意殊不知前賊雖滅後賊更多今建昌軍一

火四百人桂陽監一火七十人草賊一火百人其餘池州鮮州鄧州南京等處各有强賊不少皆建旗鳴鼓白日入城官吏逢迎飲食宴樂其敢如此者蓋為朝廷無賞罰都不足畏盜賊有生殺時下湏從臣恐上下因循日過一日國家政令轉弱盜賊威勢轉强使畏賊者多向國者少天下之勢從兹去矣臣竊聞京西提點刑獄張師錫為部内使臣與賊同坐喫酒及廵檢縣尉不肯用心曾有論奏其言甚切臣舊識師錫其人恬静長者

遲緩優柔不肯生事今尚有此奏則臣謂天下無賢愚皆為國家憂之獨不憂者朝廷爾嗟夫古之智士能慮未形之機令之謀臣不識已形之禍以患為樂以危為安見盜賊雖多而時有敗者遂生翫寇之意見言事者衆而聽之已熟遂有忽人之心臣近曾求對便殿伏蒙陛下語及賊事憂形於色及退見宰輔閒暇從容天下之事深可憂矣今建昌桂陽一有軍字賊數不少想其為害尤甚王倫在於遠處更合留意今自京發兵則道遠不

及外處就撥則處處無兵欲乞嚴勑大臣鑒此已成難救之患速講定禦盜之法須行天下使四方漸為備禦及一作仍早擘畫剪撲諸處見在賊數自有賊以來羣臣上言者皆為自來寛法致得不肯用心捉賊皆乞峻行法令近見池州官吏各只罰銅五斤乃知言者皆不蒙聽納臣謂大臣為國計者寧猒忠言之多不猒盜賊之多乃如此行事爾臣前後上言賊事文字不少仍乞類聚擇其長者講定法制陛下欲知大臣不肯峻國法以

繩官吏蓋由陛下不以威刑責大臣此乃社稷安危所
繫陛下之事也伏望留意而行之取進止

論學士不可令中書差除劄子慶歷三年

臣近見翰林學士蘇紳葉清臣等相繼鮮職風聞侍從
之臣內有姦憸小人頗急經營爭先進用至有喧忿之
語傳聞中外者既虧廉讓之風又損朝廷之體臣伏思
翰林之職重於唐世乃是天子親信朝夕謀一作謀夕議內
助之臣當時號為內相故其進用尤極精選只用一作取

材識不限資品往往自州縣官一有擢字而拜者國朝近歳於此一職頗非其人既見其材識愚下不足以備訪問一本有之人主因之薄一本作薄之其待遇跡漸疎外同於事二字冗官遂容小人得以濫進臣思其弊蓋由不合令中書依資差除且學士之職本要内助天子講論外朝闕失今若却令中書除人致於内一作置之内制則是恩出中書之人雖在天子左右與無無字一作外官同也伏乞自今後翰林學士不必足員用人不限資品但擇有材望正人堪充

者出自上意一作聖明擢用以杜小人爭進之端而天子左右更無姦邪之人厠清侍臣之列取進止

論呂夷簡劄子同前

臣昨日伏覩外廷宣制呂夷簡守太尉致仕以夷簡為陛下宰相而致四夷外侵百姓内困賢愚失序一作倒置綱紀大隳二十四年一作十四年間壞了天下人臣大富貴夷簡享之而去天下大憂患留與陛下當之夷簡罪惡滿盈事跡彰著然而偶不敗亡者盖其在位之日專奪國

權脅制中外人皆畏之莫一作不敢指一作發擿及其疾病天下共喜姦邪難去之人且得已為天廢又見陛下自夷簡去後進用賢才憂勤庶政聖明之德日新一作日又新故識者皆謂但得大姦已廢不害陛下聖政則更不復言所以使夷簡平生罪惡偶不發揚上一作正賴陛下始終保全未汚斧鑕是陛下不負夷簡夷簡上負朝廷今雖陛下推廣仁恩厚其禮數然臣料夷簡必不敢當理須陳讓臣乞因其來讓便與寢罷别撿自來宰相致

仕祖宗舊例與一合受官名然臣猶恐夷簡不識廉恥便一作更受國家過分之恩仍慮更乞子弟恩澤緣夷簡子弟因父僥倖恩典已極令邉鄙多事外面臣寮辛苦者未常非次轉官豈可使姦邪巨蠹之家貪贓愚騃子弟不住加恩竊恐朝廷貽濫賞之譏未弭物論其子弟伏乞更不議恩典取進止

論吕夷簡僕人受官劄子同前

臣伏見國家每出詔令常患官吏不能遵行不知患在

朝廷自先壞法朝廷不能自信則誰肯信而行之然多因小人僥倖而不加抑絶所與之恩雖少所損之體則多臣聞去年十月中曾有臣寮上言乞今後大臣厮僕不得奏薦班行勑旨頒下纔三四月已却用吕夷簡僕人袁宗等二人為奉職夷簡身為大臣壞亂陛下朝政多矣苟有利於其私雖敗天下事尚無所顧況肯為陛下惜法但朝廷自宜如何令一法纔出而為大臣先壞之則其次臣寮僕人豈可不與不與則是行法有二與

之則近降勅旨令後又廢有司為陛下守法者不思國體但狥人情或云二僕得旨與官在降勅前奈何授官在降勅後凡出命令本為釐革前弊法家以後勅衝前勅今袁宗等雖曾得旨而未受命之間已該新制自合釐革夷簡不能止絕而恣其倖求朝廷又不舉行近勅而自隳典法今後詔令何以遵行其袁宗等伏乞特追奉職之命別與一軍將之類閑慢名目足示優恩不可為無功之臣私寵僕奴而亂國法取進止

論止絶吕夷簡暗入文字劄子同前

臣風聞吕夷簡近日頻有密奏仍聞自乞於御藥院暗入文字不知實有此事否但外人相傳上下疑懼臣謂夷簡身為大臣久在相位尚不能為陛下外平四夷內安百姓致一作使得二方交搆中國憂危兵民疲勞上下困之賢愚失序賞罰不中凡百綱紀幾至大壞筋力康健之日尚且如此乖謬況已罷政府久病家居筋力已衰神識昏耗豈能更與國家圖事據夷簡當此病廢即

合杜門自守不交人事縱有未忘報國之意凡事即合公言令外廷見當國政之臣共議（一作擬）可否豈可暗入文書眩惑天聽況夷簡患攤風手足不能舉動凡有奏聞（一作疏）必難自寫其子弟輩又不少（一作肖）須防作偽或恐漏泄於體尤為不便雖陛下至聖至明於夷簡姦謀邪說必不聽納但外人見夷簡密入文書恐非公論若誤國計為患不輕夷簡所入文字伏乞明賜止絶臣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見今中外羣臣各有職事茍有闕

失自可任責不可更令無功已退之臣轉相惑亂取進止

薦姚光弼狀同前

右臣等伏覩慶歷元年南郊赦書節文委史院檢閱國朝將帥有威名勳業者尋訪子孫錄用風聞史院已具檢勘姓名聞奏至今未見施行伏以赦令之文國家大信度必難行之事則不當輕言若已布告天下則不可失信況此一節自是當今合行之事必慮將家子孫例

多不肖則宜於尋訪之時便責州郡察其行止無大過惡者乃得以聞令舊將名在史官能應赦書所求者有幾若更去（一作擇）其不肖者不用則推恩所及不過一二十人耳不至濫行恩賞所可惜者因此一二十人而失國家大信臣等伏見故慶州刺史姚內斌有孫光弼好學有行止能記前世兵法及史籍所載名將用兵取勝之術比於累年所試方略濫進之人不可同類若蒙擢用必有所為伏乞舉行赦書特賜召試仍下所居州縣

隣里考其行實參驗而行其餘將家亦乞遍行一作加尋訪臣等職在諫諍當補闕遺見國家赦令已行而自失大信及士有豪俊沉棄而未用者皆當論列臣等又覩赦書節文云本房子孫與班行安排如實有膽勇謀略者仍與邉上任使詳此雖無材藝者亦預推恩也今光弼據其學識況有可採臣等所陳只乞比近年方略之人特與一試上以全國家大信下可收遺逸之人伏望聖慈特賜施行取進止

論李淑姦邪劄子 同前

臣昨日因奏事於延和殿已曾面論李淑嚮在開封府猶為疎外令拜學士是禁中親近之職竊緣此人不宜在侍從之列其姦邪陰險之迹陛下素已知之令外邊臣寮骨肉同坐者不敢道李淑姓名蓋其穢惡醜不可當據外人如此惡之豈合却在人主左右淑自來朋附夷簡在三尸五鬼之數蓋夷簡要為肘腋所以援引至此不知今日朝廷如此清明更要此人何用若欲藉其

詞業則臣謂才行者人臣之本文章者乃其外飾耳況今文章之士為學士者得一兩人足矣假如全無文士朝廷詔勑之詞直書王言以示天下尤足以敦復古朴之美不必雕刻之華自古有文無行之人多為明主所棄只如徐鉉胡旦皆是先朝以文章著名於天下二人皆以過惡廢棄終身不齒當時朝廷亦不至乏人淑居開封過失極多然止是一府之害今在朝廷若有所為少肆其志則害及忠良沮壞政治是為天下之害故臣

不可不言今雖陛下主張正人不信讒巧然淑之為惡出於天性恐不能悛改竊慮依舊譖毀好人伏望聖慈一切不納早與一外任差遣使正人端士安心作事無讒毀之避取進止

再論李淑劄子同前

臣近日竊聞李淑已有聖㫖令與壽州却知中書不肯便行須得淑自上章求一作乞出方敢差除臣謂李淑姦邪之迹陛下既已盡知若得斷自宸衷則使天下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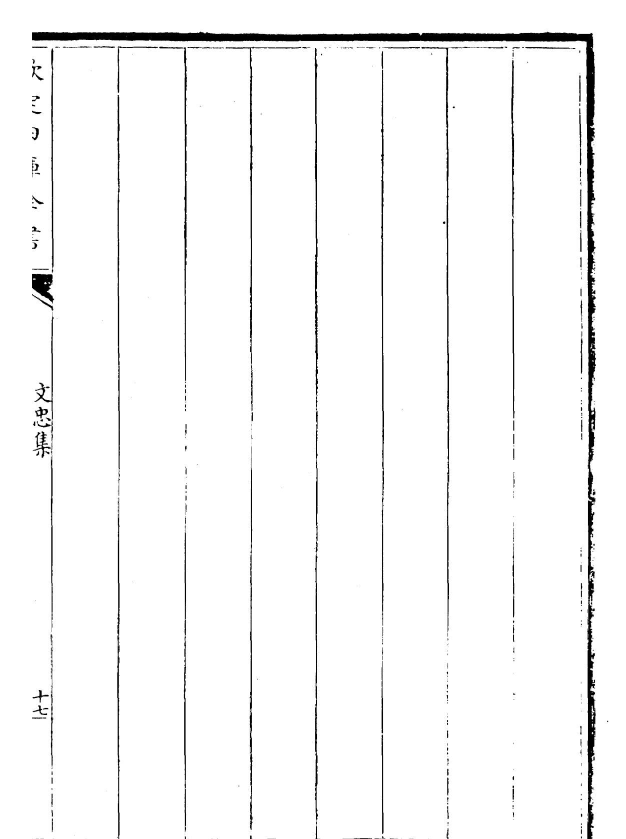
皆知陛下聰明神聖辨別忠邪黜去小人自出聖斷如此則今後姦邪險惡之人可使知懼而不敢為害今若如中書之意須待其自求退則是賞罰之柄不由明主自行去住之謀一任臣下取便如此則今後小人皆知雖為姦邪險惡天子欲力去而中書必未(一作未必)肯行若不自退則(一作別)無人敢差臣恐自此小人轉為得計不肯悛心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今大臣既自避怨不肯為陛下除去姦邪賴陛下聖明洞分邪正又不能

便依聖旨直與差除更須曲收人情優假羣小三四日來外邉聞陛下欲除李淑壽州人人鼓舞皆賀聖德蓋淑二三十年出入朝廷姦險傾邪害人不少一旦見人主斥去左右莫不欣抃却聞中書如此迂迴自相顧避可惜聖明之斷不盡施行臣欲望更不須候其請郡因兩府奏事之時特出聖旨處分直除一外郡使天下皆知此姦邪穢惡之人是人主力自除去以彰聖明之德取進止

論慎出詔令劄子同前

臣伏以朝廷每出詔令必須合於物議下悅民情真宗皇帝初置諫官詔書内條列六事首言詔令不便者許諫官論列蓋朝廷慎於出令之意也近見詔書褒美陜西轉運使卞咸風聞咸在陜西為買百姓青苗及轉般大麥此兩事大與西人為一作大患逃移却人户一無此三字極多至令西人怨謗不已賴吳遵路減得轉般一事人獲稍寧今所降詔書兩人一時一作例褒美善惡不分

無所激勸使陝西人見者必謂朝廷咫尺絶不卹念西人不知西事誤下詔書美此與民為害之人必轉生怨謗臣竊料朝廷必因邉臣奏舉咸等能積糧儲故賜一作此奬諭蓋失於採訪不知咸處置乖方之事致西民流移怨謗之因欲乞今後戒此失誤慎出詔令及戒勵羣臣今後薦舉人不得妄有稱美其已出之詔既不可追臣又恐朝廷因此遂待卞咸為材一作能吏別有任用却致敗事臣職在諫諍不可不言



文忠集卷一百